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山西文学》作品精选

韩石山◎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 听胡适校长讲演
- 一个亲历者眼中的陆小曼
- 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
- 郁达夫与文学青年
- 风雨中的施蛰存
- 黄金合铸胡风身
- 老舍：尊荣，还是屈辱
- 聂绀弩出狱真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钱

韩石山 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 韩石山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5
ISBN 978-7-224-08040-7

Ⅰ.和... Ⅱ.韩... Ⅲ.钱钟书(1910~1998)—生平事迹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183 号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主　　编　韩石山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6 开　17 印张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040-7
定　　价　26.00 元

序

韩石山

我得承认，我是有点“历史癖”的，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批文化人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喜爱，远胜过对当今文坛的关注。在我的眼里，他们像我的远祖一样让我敬仰，又像我的兄弟一样让我亲近。我常恨自己不生在那个时代，哪怕是给他们做个“牛马走”一样的小角色。如果连这个也做不到，只要能生活在那个时代，走动在他们常走动的街道上，呼吸着他们曾呼吸过的空气，出入他们常出入的书肆，经人指点，远远地看看他们的身影，也于愿足矣。

不是高攀名人，胡适生前常说他有“历史癖”与“考据癖”，若论所学，胡先生怕也要让我一筹。不管生性怎样的愚钝，学业怎样的耽搁，毕竟在求学的年代，我是上过大学历史系的。后来不得已从事文学写作，总也忘不了的还是那份史学的情愫。几经权衡，终于在历史与文学之间找到一个楔入的地方，那就是传记文学的写作。我选择的两个传主，李健吾和徐志摩，让我了了这份心愿。先李健吾，后徐志摩，这全然无意的安排，让我逆着历史的时光，饱览了那个时代的盛衰，也领略了那个时代的风采，当然，还有他们的烦恼，和他们的凡庸。

临到主编一份文学刊物，我说的是《山西文学》，起步的艰辛，整合的繁琐，不亚于一场酷烈的战略兼战役的突围。待到冲出重围，云散月霁，风格初定，惊讶地发现，文学还是文学，却绝非旧时模样。处处刻画着我性格的印记，处处隐现着我旧时的梦想。征之实绩，便是几年的时间里，发表了大量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人与事的文章。绝非有意的策划，实在是心性的趋避。一点也还堂皇的理由，是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较之空疏的抒情写意，过往的前哲们的为人与为文的实录，对眼下的读者或许更为有用。至少他们的事迹，更能启迪后来者从文的心智，为人的品格。

我还得承认，较之那些声名显赫的革命作家，或曰进步作家，我的心性更偏向于那些所谓的非革命的作家，过去很长的时段里，他们另有一个恶谥，叫做资产阶级文人。实际的革命的行为，诚然可歌可泣，可你能说非革命的，就全是助纣为虐，全是十足的反动？除了那些十恶不赦的顽劣，若着眼于全民族的福祉，全社会的行进，不也是一种更高的境界？战斗正未有穷期，是非又岂能遽下定谳。再者，过去几十年间，革命作家们的嘉言懿行已广为人知，就是根根须须也剔罗无遗，即如眼下，有多少报刊仍在不厌其烦地旧饭重炒，花样翻新。偌大的一个中国，成千累万的报刊，何在乎这么一个《山西文学》，给他们辟出这么一块浇薄的土地？

收集在这里的，就是这样一些文章。当然，不全是些非革命的作家，像鲁迅、郁达夫、老舍、聂绀弩等，均有专文，只是对他们的记述，也有新的命意在焉。但愿我的这番苦心，能给喜欢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文人的年轻朋友们，带来一点新的喜悦。

2006年11月24日于潺淡室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亲历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 常风……3
常风纪念 / 邵燕祥……11
听胡适校长讲演 / 艾治平……16
我所知道的胡适姻亲 / 程法德……25
一代哲人逝于此 / 程法德……30
一个亲历者眼中的陆小曼 / 张红萍……35
西南联大旧事 / 张源潜……42
西南联大琐忆 / 张源潜……47
两次见到聂绀弩先生 / 岳洪治……54
我的抗战生活的回忆 / 贾植芳……57
范泉与台湾新文学 / 陈映真……62
忆李毓珍先生 / 马作楫……67
回忆罗皑岚先生 / 李皓……71
参加广西土改时的艾青 / 辛京亮……80

第二辑　探究

做徐志摩易，做翁瑞午难 / 韩石山……85
郁达夫与文学青年 / 郁嘉玲……91
风雨中的施蛰存 / 刘志一……99
黄金合铸胡风身 / 桂向明……104
走近志摩 / 徐炎……111
且让"林徽因"更像林徽因 / 陈宇……129
卜少夫，那灼人的阳光 / 李伟……136

飘忽的青布衫 / 徐迅……140
吕碧城与英敛之 / 高增德……147
师恩难忘亦难酬 / 胡显中……154
时乱勉扶诗教鞭 / 李祥年……158
老舍:尊荣,还是屈辱 / 傅光明……172
聂绀弩出狱真相 / 寓真……184
重现的镜子 / 衣丽丽……189

第三辑　　考稽

中国现代作家的婚姻 / 谢泳……199
“当时茅盾……对鲁迅的态度也不好”/ 宁源声……202
从朱自清醉酒说英语说开 / 叶兆言……205
张爱玲为什么和《万象》闹翻 / 谢其章……211
李健吾在北京师大附中 / 郭汾阳……218
徐志摩墓碑寻获事录 / 陈宇……221
也谈徐志摩早年日记 / 虞坤林……225
李庄之后 / 洪放……228
张申府、废名谈知堂 / 谷林……232
幸运的钱穆,背运的陈寅恪 / 苗振亚……235
也谈林徽因与冰心 / 陈学勇……239
为前辈学人进一言 / 张耀杰……245
看鲁迅比周作人大三四岁 / 陈学勇……249
诗酒豪情与浮生悲剧 / 刘根勤……254
胡适与冯玉祥 / 沈寂……264

第一辑

来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

常　风

一

1929年，我报考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那年外语系招收差不多40个名额。等到正式上课前三天，我才接到通知我已被录取了，可以到学校报到。所有系新生的英语课，都编在一个班里上。但我因是备取生（备取生有十名），报到比较晚，班里已无空位子，便被插在别的大一英语班，因而开始时我接触的本系同学不多。但我却幸运地遇到一位很渊博的英语教师，美国的詹孟生（R.D.Jameson）教授，使我受益匪浅。

我第一次碰见钱钟书是在冯友兰先生的逻辑学课上，印象很深，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们那时上课在旧大楼，教室里都是扶手椅，没有课桌。我进了教室，看见大约第五六排有空位子，就走到靠右手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后来又进来一位同学，和我一样也穿着蓝布大褂，他走到我这边，坐到我右手旁的空座位上。我不知道他是谁。

冯先生河南口音很浓，讲课时口吃特重，所以记他的笔记很不容易。比如，他讲到亚里士多德时，总是“亚、亚、亚里士多德……”坐在我右手的这位同学忽然从我手里拿过我的笔记本，就刷刷地写开了。我当时有些不高兴，心想这个人怎么这样不懂礼貌呢？可是当时也不便说什么。冯先生讲完课后这位邻座就把笔记本给了我。下课后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出了教室，我也未向他道谢。我看了笔记本才发现他不但记下了冯友兰先生讲的亚里士多德，

还把冯先生讲课中的引语、英文书上的原文全都写了下来，这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当天下午有人来找我同宿舍的许振德（当时我们住的宿舍是旧房子，五个人一间，新大楼正在建设中。同宿舍的还有两位广东人，一位叫方稚周，人很厉害；另外一位广东人名叫石伟，是学社会学的，人挺好，毕业五十周年纪念返校时大家都还见了面。还有一位物理系的同学叫何汝楫，是浙江人。许振德是山东人，不喜欢和南方人同居一室，过了几天就找了个小屋搬走了），原来来客就是在我笔记本上写笔记的那位同学。老许介绍说，他叫钱钟书，他俩在同一个英语班上。我和钟书就是这样认识的。

钱钟书看见我书桌上的书就翻开了。他看见《国学概论》一书（钱穆著），前边有钟书父亲钱老先生写的序，就说："序是我写的，只是用了我父亲的名字。"后来他又看见了别的书，其中有爱尔兰作家乔治·穆尔写的《一个青年的自白》。他很惊讶地问："你看这本书吗？"我说："以前看过郁达夫介绍这本书，所以来到清华后就到图书馆借了出来。"这样，我俩就聊了起来，这就是我与钱钟书友谊的开始。也就是这时候，我知道钟书很崇拜约翰生。后来几十年我虽未见他提及这位伟大的作家，但晚年他很喜欢看各种字典，也许与他崇拜约翰生有关。

我们两人是同年出生，生日也很相近。但他的博学多才与勤奋都是我望尘莫及的。

那年入学时，清华大兴土木。除扩建图书馆之外，还建化学馆、生物馆，到处都在盖房子。同时又在新盖一栋学生楼，叫新大楼，寒假快完时，大楼基本竣工了。

一年级第二学期春季始业后，我们搬到了新宿舍，新大楼是U字型的，中间有廊子。我第一次住进条件这么好的装有暖气的宿舍，觉得很幸运。我们是两个人一间屋子，屋内除每人各一张床以外，还各有一张桌子，两屉一柜，另外还有一个大衣柜，两扇柜门，一人一个，各人有一把钥匙。我是住在一层朝阳的房间，与从山西一同考入清华的中学同学康维清分到一室，宿舍后边

即为饭厅。钟书住在二层楼的左翼一侧的宿舍。他的同乡曹覲虞住在我房间对面的宿舍，他常到楼下来到我对面房间找同乡，所以也就常来我宿舍，因为我这儿离食堂最近，所以钟书常来和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

我的书桌上老是放着许多书和笔墨。钟书来了以后喜欢乱转乱翻书，看到我这儿有鲁迅著的《小说旧闻钞》，他就提笔在封面上用篆字写了书名，又在扉页上用正楷写了书名。这时我发现他的书法很有功力。

他以后就常来我宿舍，经常随便拿起书来就看。吃饭时叫我一块儿去食堂，饭后我们一块儿去校园散步。我的室友老康，每逢礼拜六都进城去会女朋友，钟书就把被子抱过来与我抵足而眠，我俩常常是彻夜长谈。

钟书放假回老家探亲返校后，带来了苏州糖果，无锡有名的古老肉（排骨肉），同时还带来他父亲钱老伯赠送我的一本书——《韩愈志》，我也很礼貌地写信感谢钱老伯。此后，钱老伯还陆续给我寄过几本书。

钟书这个人性格很是孩子气。常常写个小纸条差工友给我送下来，有时塞进门缝里，内容多为戏谑性的，我也并不跟他较真儿。

后来，我宿舍对面房间的一位同学搬走，钟书就搬下来与他的老乡同学同一宿舍住下来。经常能听到他与这位老乡同学吵嘴，他吵完后又嘻嘻哈哈的，这位同学很宽容，并不跟他翻脸。

二

九一八以后，淞沪战争开始，日军侵入上海。苏州东吴大学等校停课，许多学生转入北京各大学继续上学。如费孝通就到了清华研究院。杨季康先到燕京大学，后来也到清华大学，旁听我们班的课。

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名叫蒋恩钿，是苏州人。她比较活泼，见了大家总是笑嘻嘻的。一般女同学很少跟男同学说话，她是见谁都说话。有一天她带来一位女伴。钟书告诉我那个女同学是从东吴大学来的，她和蒋恩钿是中学同学，她现在住在蒋恩钿的房间里，这位女同学后来跟我们一个班上课，她就是杨季

康。她要补习法语。蒋恩钿介绍钱钟书给这位杨季康补课，他俩就有了交往。

钟书用英文写了一篇《论实验主义》的论文。我当时正在练习打字，他就要我替他把文章打出来。哲学系给高年级学生开讨论会，教师和学生都参加。每次开会时冯友兰院长都派他的秘书李先生来，请钟书参加。每次开会，钟书回来后都十分得意，因为他总是“舌战九儒”，每战必胜。他告我开会时的情况，什么人发言，他跟什么人辩论了。就我所知，享受这种殊荣的人，只有钟书一人。

钟书搬到曹觐虞房间后，我才对他的读书方法有所了解。他是一个礼拜读中文书，一个礼拜读英文书。每礼拜六他就把读过的书整理好，写了笔记，然后抱上一大堆书到图书馆去还，再抱一堆回来。他的中文笔记本是用学校里印的16开大的毛边纸直行簿。读外文的笔记用的是一般的练习本。他一直就是这样的习惯，看了书每天要写笔记。他的大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这个时期就打了基础的，他当时的看法后来有些由他自己纠正了。前些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他以前对克罗齐的著作有偏见，没有认出人家的正确性。我想，他在晚年想纠正的年轻时的看法一定是很多的。

钟书常和我谈到叶公超先生讲课的情形。那年冬天的一天，钟书约我一同去叶先生家拜访。这是我第一次拜见叶公超先生。叶先生是1928年新应聘到清华任教的。他原先在上海暨南大学教书兼外文系主任。叶先生当时还是单身，住在清华园东北角的北院教授住宅区，北院原来是清华学堂初建校的时候，专门给外国教师修建的。叶先生住在北面一排中间的一套房子，他大约住了一年多，移来竹子栽在南窗前面。后来他给他的客厅兼书房和餐厅的那间大屋子起了一个雅名“竹影婆娑室”，还请老诗人、汉魏诗歌专家黄晦闻先生写成横披，悬挂在室内南窗上方的白粉墙上。坐在他的客厅里，确实看得见

大任教，教的也是文学。

在大学第二年的第二学期，我们的西洋哲学史教师改为张申府先生，所以以后钱钟书和我常去拜访的教师就是叶先生和张先生。

四年级的时候，钟书和我都选修了吴宓先生的《中西诗的比较研究》。我们上课时从来不发问，只是赶快记笔记，教员也不提问。吴先生的课，上课时用中文讲，讲完后就问钟书："Mr.Qian 的意见怎么样？"钟书总是先扬后抑，吴先生听了之后总是颔首唯唯。季康也选了这门课。新来的研究生赵萝蕤也和我们一样上这门课。不过当时大家看见也只是点点头（不认识），从来没有交谈过。

张申府先生经常买来新的西文书，他看了之后要写篇文章介绍。这些文章写好后总是请钟书代他送给《清华周刊》。当时在清华教授中，知道和了解钱钟书的人除了本系的两三位先生以外就是张先生。大约在 1934 年，张先生编《大公报》之副刊"世界思潮"，在一篇文章中，他说："钱钟书和我的兄弟张岱年并为国宝"。

当年，张申府先生的这句话，并非夸饰之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钱钟书和张岱年先生都已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著名学者，足见张先生预言之准确。

我们四年级时曾一度传说钱钟书受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之聘教中文。钟书曾经把他们无锡县里的一张登载他消息的小报给我看，他没说什么，我也没问。因为我不相信这种传说。钟书已经在英文杂志发表过几篇文章，当时他给 Clark 翻译的苏东坡诗写过一篇导言，已经出版。我想以这样优秀的成绩去英国教中文，钟书是不会干的。他报考英国庚款留学不会有什么问题，头两届报考庚款的那些人的成绩都并不怎么样，也不曾有什么英文作品发表过。

三

1932 年的一天，许振德找了一位他熟悉的人来给我们三个人在我的宿舍（133 号）窗户外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唯一一张合影。

钟书和我除了在学校散步外，不曾到校外游玩过。1933年春假的一个下午，许振德来找我们一块儿去逛颐和园。我们步行到了颐和园，看见有几头毛驴。许振德说："咱们骑毛驴去碧云寺逛逛吧。"钟书和我都没骑过毛驴，我俩战战兢兢地骑了上去，由驴夫牵着到了碧云寺。在碧云寺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在庙里转了一小圈，老许提出去香山，于是我们就顺便游逛了香山，还想到八大处，可是到了卧佛寺，时间已经不早了，就又返回香山。在香山到处乱转了一下，走到香山大饭店，老许说："咱们今天浪漫一下吧！"就去香山饭店住了一夜。那时候好像香山饭店住一个大房间只两块钱。但是要吃饭，三个人带的钱就都不够了，只好每人两毛钱吃了一碗面条。这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在北京的旅游。老许说："咱们够浪漫了。"又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大概是头一年才看了"三剑客"的电影，因此想起了这个绰号。以后老许就经常提起"三剑客"，常提起香山那个浪漫之夜。这是我们三个人第一次在一块儿旅游。回首往事已近70年了，老许也已经去世十来年了，1982年他从美国回国约我到北京聚会，我因为得请一个礼拜假，而老许在北京的朋友很多，他只能在北京呆几天，因此我没有去成。老许到北京本来想圆香山浪漫之游的梦，也落空了。钟书请他在"来今雨轩"（中山公园）吃了一顿饭。他还有许多应酬，也没再见面就走了。

1932年5月初，学校里忽然召集紧急大会，说"梅校长有重要报告"。届时开会了，梅校长说："接到北平行营的紧急通知，昨日我国和日本的谈判已经破裂，决定打仗，跟日本人在北平打仗，我们要坚守北平，所以学校要停课疏散学生。"于是，散会之后，在新大楼宿舍外突然之间来了许多小汽车和三轮车之类，大家就纷纷地离校，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骗局，害怕大学生反对卖国的"何梅协定"，闹学潮。我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在动乱中马马虎虎结束了。我们的毕业很凄凉，连毕业典礼都没举行，大家就作鸟兽散了，我与钱钟书朝夕相处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我和叶师、钱钟书师生三人当年亲密无间同声相应的日子也至此告终。

四

一个人从当小学生到大学生，对于教师总不免要品头论足的。头些年流传着几句话，说是钱钟书说的，清华的几位老教授某某老朽，某某懒惰，又说某某不学无术等等。这些话都是我们在学校时经常谈论的，其中说的某某不学无术是人们称为福田将军的教授。这位先生后来果真当上了将军——美国战地服务团的将军。我们在学校时，这位先生经常是在球场上当裁判，特别是棒球裁判。他本来是夏威夷的华侨，在学校里教大一大二的英语，不过国语说得很好。他经常陪着一位美国女教授散步。我们三年级暑假前夕那位女教授忽然邀请我们班全体同学到她家吃茶，她说陈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了一年，专门研究弥尔顿，可以教我们第四年的英语；大家只是听她说，吃她准备的点心喝咖啡，都没有发表意见。我们第四年仍然是温源宁教的弥尔顿，陈先生还是教一二年级的英语，所以如果钱钟书说过这位先生不学无术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1933 年温源宁先生到上海工作，接着叶公超先生从欧洲休假回来辞掉清华教授到了北大，所以清华外语系只留下来吴宓先生一个老人了，本来全国闻名的清华外语系就等于散了摊子了。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后来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陈福田先生成了清华外语系负责人，一直到抗战胜利后。他何时离开中国回到美国，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胜利后不久吧。吴宓先生到了西南联大后转到四川又经过好多变化，受过许多折磨，最后遭到迫害成了残废。叶先生在抗战后期调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对外宣传工作，也离开了清华。叶先生还在西南联大时，在一次通信中谈起“现在联大保留一个教授的位置是准备给钱钟书的”，我曾给钱钟书写信时提起此事，他在回信中说，“莫非要我每日三餐都要祷告感激叶公超吗？”钱钟书何以对叶公超态度变成这样，我莫名其妙，本来交情很好，怎么变成这样了？其中过节我也不知道，所以从此我给他写信再也不提叶公超了。许多年前我从报上看到说有外国记者访问叶公超，问钱钟书是他的学生吗？据说叶公超装聋作哑，既没肯定也没否定，我也就不对叶公超提起钱钟书了。二人原是很好的师生情谊，没

想到竟变成这样，我不知其中原因，也未向二人问过，他们也未曾向我提起过。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记得有一次钱钟书给我的信中提到叶公超如何如何。这就是二人交往的结局。叶先生本来出身于官僚家庭，所以改行做官也很不足为奇。抗战后期叶公超替其叔父到上海办事，遭到诬陷，被敌伪关押受到毒打，后来通过其叔父朋友之关系保释出来，我曾写信给在上海的杨季康打听，她回信说已经平安无事了。自此以后叶公超完全离开西南联大，同时也结束了他的教师生涯。

2000年7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